

嫁妝

吉雅科諾夫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嫁

妝

[蘇]吉雅科諾夫著

龔 人 放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Дьяконов
Свадьба с приданым

本書根据 Пьесы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том 11,
«Искусство» 1956 年版本譯出

嫁 妝

原著者 [苏] 吉雅科諾夫
翻譯者 龔 人 放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3 1/8 字数: 58,000

1960 年 3 月第 1 版

196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统一书号: 10078·1423

定价: (九) 0.28 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反映苏联集体农庄生活与劳动的三幕喜剧。作者以《火星》和《黎明》两家集体农庄的生产队长奥丽佳和馬克西姆的婚事为綫索，通过生动的情节，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描繪出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先进人物的鮮明形象。

奥丽佳快要出嫁了。老生产队长阿夫节伊主張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作为新式的、苏維埃集体农庄的嫁妆。而且要求对方以同样的方式提出他們的聘礼。这种使社会主义竞赛渗透到生活毛孔里去的倡議，得到了全体庄員的贊許。在談到生产指标时，发现《黎明》在許多方面落后于《火星》。因此，訂婚的場面变成了辯論会，結果鬧个不欢而散。后来，在党的领导下，他們相互砥礪，发揚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秋后举行婚礼的时候，两家农庄都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

《喜劇“嫁妝”》是战后苏联戏剧創作方面反映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胜利的优秀作品。

人 物

瓦西里莎·巴甫洛芙娜·斯节潘諾娃——火星集体农庄主席。寡妇，四十岁。

奥丽佳——火星集体农庄生产队长，二十岁。
格丽娅——女庄員，十八岁。 } 瓦西里莎的女儿

謝明·伊万諾維奇·彼洛果夫——黎明集体农庄主席（后来降为生产队长），四十五岁。

馬克西姆·尼古拉耶維奇·奥尔洛夫——黎明集体农庄生产队长（后来升为主席），二十八岁。

阿夫节伊·斯比里多諾維奇·木克謝耶夫——火星集体农庄生产队长，七十二岁。

尼古拉·节連其耶維奇·庫洛其金，二十岁。
米士卡——十六岁。 } 火星集体农庄庄員

庫洛其金生产队的一位姑娘。

希拉吉·罗曼內奇——六十八岁。
柳芭——十九岁。 } 黎明集体农庄庄員

魯克利娅·弗拉西耶芙娜·包赫列普金娜——火星集体农庄女庄員（后来被开除），四十六岁。

亚历山大·謝尔蓋耶維奇·木拉維約夫——农艺师兼党支部書記，二十四岁。

男女庄員們。

故事发生在苏联北方的一个集体农庄里。

第一幕

第一場

啟幕之前，聽見無線電里播送音樂。瓦西里莎住宅里，一間收拾得非常整潔的寬敞房間。窗戶上掛着漂亮的、北方風格的空花簾幕。几張很好看的床鋪和桌椅。無線電收音機、唱機、書籍、許多花。一道門——通門厅，另一道門——通住宅內部。窗外是一片冬日的景象，月夜。格爾婭在壁爐跟前生着茶炊。庫洛其金裝束華美，髮式標致。抱着吉他琴上。

庫洛其金 姐姐在家嗎？

格爾婭 不在。

〔庫洛其金脫下短皮袄和帽子。魯克利婭上，衣履污旧。〕

魯克利婭 母親在家嗎？

格爾婭 沒有，不在，不在。

魯克利婭 你好，柯連卡。^①（穿着外衣，走到桌前，坐下。掏出一副紙牌，攤開）

庫洛其金 （輕輕地彈着吉他琴，嘴里哼唱着）

親愛的，我不向你夸耀，

應該說什麼，我自己知道。

我能摘取星星从天边，

送給你做个紀念。

我本来心平气和，

打从你們村边过。

只怪那田間小路，

經常把我引向你的房舍。^②

魯克利姪 有一个可靠的人說：教堂里的地面上出来一汪水。

这是眞事！

庫洛其金 什么水？

魯克利姪 湿漉漉的水。夜里出来的，一直到早晨还在。人們来的时候却不見了。

格丽姪 誰看見了？

魯克利姪 誰也沒看見。夜里出来的，在那儿汪着。

庫洛其金 去你的吧！实在听够了你这些鬼話。談点別的更重大些的事吧。

格丽姪 不是重大的，是重要的。

庫洛其金 还不是一样。（对魯克利姪）比方說，談談我的事吧。

魯克利姪·弗拉西耶芙娜，我一定要坚决地、彻底地結束

① 庫洛其金的愛稱。

② 这支歌和《大地之歌》，以及馬克西姆和奧麗佳所唱的歌，是法其揚諾夫为《嫁妝》在“莫斯科諷刺剧院”演出时写的。乐曲是馬克洛烏索夫所作。

我的青年生活。

魯克利姪 柯連卡！你这是怎么了？

庫洛其金 我是說，結束我的光棍生活。

魯克利姪 （浮現微笑）啊！想結婚啦？！

庫洛其金 我給尼古拉·節連其耶維奇·庫洛其金做了一項
在生活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決定。

廣播員 火星集体农庄广播台播音。現在我們就要开始向年
輕的母亲和父亲們播送关于教育子女的講話。母亲們，还
有父亲們，請注意收听。

庫洛其金 （对格丽姪）关上！

格丽姪 你正應該听听，要是你想結婚的話。

庫洛其金 不忙的。

〔格丽姪走向收音机。〕

廣播員 現在有一个通知！戏剧小組今天不排演了，改在明
天八点鐘。沒有听到的，請大家轉告。

（格丽姪伸手去关收音机）

庫洛其金 等一等！听听还有什么。

廣播員 庫洛其金！

庫洛其金 啊？

廣播員 不要象上次似的誤了排演。你要念熟台詞儿。免得
影响別人，妨碍演出。

庫洛其金 好吧。演出！可以說，我这样心煩意乱，他們还拿
演出……

格丽姪 （关上收音机）請問，你选中了哪一位？

庫洛其金 不告訴姐姐嗎？

格麗姬 不告訴。

庫洛其金 （高聲耳語）就是她。

格麗姬 奧麗佳？你？

庫洛其金 哎！（一邊彈琴，一邊哼唱）

格麗姬 這根本不可能！

庫洛其金 可能。

格麗姬 （拿起茶炊的煙筒，當作揚聲筒）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庫洛其金 （有節奏地彈着琴）可能，可能，可能！

格麗姬 （依然如故）不成！

庫洛其金 （依然如故）不成問題！你說，庫洛其金哪點不好？

（對鏡修飾）

魯克利姬 （仔細端詳）沒說的！漂亮！從十七歲起，我就稀罕你。

庫洛其金 是呀！慢着！怎麼說從十七歲起？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出世呢。

魯克利姬 不是我，是你十七歲的時候。男人們到前綫去了以後，讓你做生產隊副隊長……不愧是個男子漢，哦，總而言之——是一隻鷹！我們看見了，你表現的可真好啊！

庫洛其金 怎麼樣？（照鏡子）模樣也不錯呀。

魯克利姬 好得很！還帶着勇敢獎章。自幼就是個做首長的坯子。

庫洛其金 （驕傲地）我有我的工齡。

魯克利姬 工龄！亲爱的，工龄！对女人也……有一手。又会唱歌。还要怎么样？

庫洛其金 这话对呀。（弹琴，哼唱）奥丽佳到哪儿去了？

格丽姬 到党支部去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庫洛其金拉着长音吹了一声口哨。〕

魯克利姬 你这是怎么回事？

庫洛其金 本来我也应该到那儿去。忘了。

魯克利姬 你去干什么？柯連卡，你又不是党员。

庫洛其金 干什么——这与积极分子有关系，不过倒没你的事儿。

格丽姬 积极分子同志，我实在讨厌你！过个把钟头再来，好不好？

庫洛其金 不。我坐一会。

格丽姬 （抱怨地）自从母亲当选主席以后，简直不象个家庭，成了穿堂院了。你就别想安静一会……（下）

庫洛其金 哼！青年人！应当尊重老年人！喂，魯莎^①大婶，你来找谁？

魯克利姬 我找女主人。（摊开纸牌）前些日子，拿开除来威胁我。哼，说我工作不好。她说：“你尽摆弄纸牌，投机取巧。”她已经宣布了我投机分子。她说：“你呀，——就是说我！——是个屡戒不改的懒骨头。”你听听！

庫洛其金 对呀。你就是一个屡戒不改的懒骨头。

① 魯克利姬的爱称。

魯克利姪 胡說！

庫洛其金 你有多少劳动日？

魯克利姪 不管多少，都是我自己的。（怒气冲冲，扭过臉去）

庫洛其金 說出来覺得害臊嗎？喂，我求你点事：請你教教我，怎样才能得到奧丽佳的欢心呢？

魯克利姪 （高兴起来）我教給你，柯連卡！我教給你，亲爱的！等她来了的时候，我給她占一卦，問問婚事。現在我給你算算命。愿意嗎？柯連卡，你用左手拿几張牌，放在自己跟前。三十六張紙牌，分四种花色。你要說真心話！

〔門厅里門响。听見奧丽佳的語声：“再見，亚历山大·謝尔蓋耶維奇！”〕

庫洛其金 回来了！（把牌混起来）

〔奧丽佳从門厅进来，冻得面頰緋紅。格丽姪从旁門上。〕

奧丽佳 哎呀，真冷，象猫咬了似的！晚安。（看見庫洛其金）你在这儿？为什么不到党支部去？

庫洛其金 耽誤了……因为这个……念台詞来着……到理发館去了……后来，我想，晚了。

奧丽佳 来找格丽姪不晚嗎？

庫洛其金 我不是找格丽姪。

奧丽佳 那你找誰？

〔庫洛其金默不作声。〕

格丽姪 找你！

奧丽佳 有什么事？

格丽姪 想結婚了。

奥丽佳 恭喜你。不过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队长又管不着结婚的事儿。

庫洛其金 她瞎說些什么。（自言自語）唉！話又說僵了。（对奥丽佳）現在跟你說个明白。

〔奥丽佳脫下短大衣，解下头巾，倚靠在暖爐上。〕

〔庫洛其金拿着吉他琴，滿面堆笑地走到奥丽佳身旁，唱起歌来。〕

亲爱的，我不向你夸耀，
應該說什么，我自己知道。
我能摘取星星从天边，
送給你做个紀念。

我本来心平气和，
打从你們村边过，
只怪那田間小路，
經常把我引向你的房舍。

我在工作中是劳动模范，
屢次得到奖励，
但是在生活中缺少你，
心中感到非常遺憾。

为了爱人什么都不值得惋惜，
为了朋友没有什么可以留恋，
你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

为什么总是避开我的视线？

請你停留片刻，
仔細望望我的神色，
我也許依然不把愛情
對你傾吐。

我總是你那樣思念，
不管你是在我的近旁還是遠方。
沒有你，就象丟掉了心肝，
我無法生活在人間。

〔奧麗佳聽着，若有所思地微笑。格麗婭和魯克利婭也在微笑。庫
洛其金唱完以後，哄堂大笑。〕

格麗婭 外面冷吧？

奧麗佳 烏鴉飛着飛着就掉下來——凍死了。

魯克利婭 白天暖和一些。

奧麗佳 二月快完了。到三月就好了。茶炊怎麼樣啦，格留
莎？^①

格麗婭 快了。已經響了。

魯克利婭 （占卦）奧蓮卡！^② 你的婚事也快了。我剛才給你占
了一卦。快結婚了。

奧麗佳 （輕輕地嘆口氣）不一定。

① 格麗婭的愛稱。

② 奧麗佳的愛稱。

庫洛其金 (彈琴) 快了。

奧麗佳 关你什么事? 想喝喜酒了?

庫洛其金 哼……当然嘍, 举行婚礼的时候, 喝喜酒嘛, 新郎
不能落在人家后头。

奧麗佳 新郎。

庫洛其金 是的。

奧麗佳 我的?

庫洛其金 是的。

奧麗佳 你?!

庫洛其金 是的!

奧麗佳 啊唷, 真可笑! (大笑)

格丽姪 (盯着紙牌) 黑头发, 新郎是黑头发!

魯克利姪 (惶惑不安) 好象是黑头发。

格丽姪 你呢?

庫洛其金 (挑衅地) 我怎么着?

[大家望着他那棕色头发。

魯克利姪 (安慰地) 你是黄头发, 柯連卡。不过稍微有点发紅。

庫洛其金 好了, 好了! 这張王牌姓什么?

魯克利姪 紙牌不是民警, 有名有姓的。

格丽姪 告訴他吧?

奧麗佳 (疾言厉色) 住嘴!

庫洛其金 我們农庄里沒有那样的王牌。应当到別处去看一
看。

魯克利姪 自己农庄沒有好人的时候, 再到別处去找。可是,

我們的柯立亞^①哪点不好，奧連卡？

庫洛其金 有很多人夸奖呢。

奧麗佳 那是他們的事兒，亲爱的柯連卡。

庫洛其金 瞧！你总是这样称呼我：“柯連卡……亲爱的……
敬爱的……好样的。”

奧麗佳 “好样的”——那是你自己加上去的。“柯連卡，亲爱的，敬爱的”——这有什么不得了？我們一块长大，一块学习，一块工作。

庫洛其金 就这些嗎？

格麗姬 对你只能这样。

魯克利姬 哎唷唷……命运呀。（摊开紙牌）心里有什么，牌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瞧！又是他！

庫洛其金 （郁闷）黑头发的？

魯克利姬 死懶皮。

庫洛其金 我們都知道。一步不离地跟着她，快一年了。

奧麗佳 別胡說八道。

魯克利姬 （瞧牌）真討厭。

庫洛其金 不好好想想就結婚，到头来还是要离婚的。

奧麗佳 什么事情不經過考虑，我是不干的。我本来沒想結婚，所以也就談不到离婚。（若有所思）告訴你吧，我要是結了婚，你就甭打算讓我离婚。

庫洛其金 可悲的情景。（彈琴，忧伤地朗誦）青春的欢乐，已經

① 庫洛其金的愛稱。

象梦幻，象朝雾一样消散。^①

魯克利姪 嘿，我們柯連卡可了不起！詩作得真好！真好哇！

庫洛其金 （叹气）这是亚历山大·謝尔盖耶維奇写的，不是柯立亚。

• **魯克利姪** 我們的农艺师？

庫洛其金 去你的吧……普希金·亚历山大·謝尔盖耶維奇。

格丽姪 （大笑）哎呀！滾^②了！

庫洛其金 誰？

格丽姪 茶炊。都是因为你，紅毛子！（跑下）

庫洛其金 紅毛子？

〔奥丽佳忍不住地扑嗤一笑。〕

如果我今天喝醉了，冻死在路上，你要負責任。明天早晨发现的时候，你要为雪地上我那漂亮的头发对檢查官負責。我已經正式地警告你了。（向門口走去）

〔瓦西里莎和阿夫节伊上。〕

瓦西里莎 哦，他在这儿！（看見魯克利姪）你在这儿干什么？

紙牌？在我家里？馬上給我收起来！你这是給誰占卦？

（严肃地望着女儿們。她們沉默不語）干什么来了，我問你？

魯克利姪 还是剛才談的那档子事儿。

瓦西里莎 那些事儿，我不愿意在家里談。到管理处去吧。

① 見普希金的《致察达耶夫》。

② 原文是 *бежит*，既可作水“沸溢”解，又可作“奔跑”解，所以庫洛其金以为是誰跑了。

鲁克利娅 干么这样官僚主意？

瓦西里莎 不是官僚主义，这样可以把事情弄得更清楚一些。

鲁克利娅 不容人的时候到了……有罪的人簡直没法活了。

阿夫节伊 你并没有犯罪。所以不是什么罪人。

瓦西里莎 我跟你說，到管理处去一趟。关于紙牌的事儿，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許带着它各家乱串。

鲁克利娅 瓦西里莎·巴夫洛芙娜……我这是对大家有好处。

阿夫节伊 好处，工作才能給人們带来好处，欺騙只能有害处。

鲁克利娅 （把他叫到跟前，小声、凶狠地）你少說廢話，老混帳。

（下）

瓦西里莎 你怎么沒到党支部去，尼古拉？不是通知你了么。

这样重要的問題：拖拉机站站长介紹拖拉机的准备情况……檢查春化^①的情况……社会主义竞赛……难道你对这些事儿都不感兴趣嗎？

庫洛其金 既然我不是党员，所以我想——不一定要去啦。

瓦西里莎 阿夫节伊·斯比里多諾維奇也不是党员，可是他去了。

庫洛其金 他是队长。

奥丽佳 柯連卡，亲爱的……

庫洛其金 （兴奋）什么？你說什么？

① 播种前处理种子的农业技术方法，春化的目的是加速植物的发育并使之提高收获率。